

著名編劇何冀平



何冀平喜歡寫劇本，所以從農村到工廠，她還是寫自己喜歡寫的劇本。「說實話我不喜歡做工人也不喜歡做農民，但沒辦法，命運要求我這樣，那我就自己改變命運吧，找點喜歡做的事。」沒想到反而順理成章走上專業編劇之路，1978年文革後首次高考招生，何冀平毫不費力地考入中央戲劇學院，當時的她已發表了好幾個劇本。畢業之際，北京人藝特別從文化部要了一個名額聘用她，就這樣，歷經10年功夫，她終於做上專職編劇，此後更一發不可收拾。

從京到港，從話劇到影視

北京人藝非常重視編劇的價值，而何冀平當時又是劇本組中年齡最小，且是唯一的女性。

她在人藝的首個劇本《好運大廈》就是寫香港。「因為當時我全家人都在香港，所以有機會在1977年剛粉碎四人幫之後，就來香港旅遊。」當時的內地對香港基本上一無所知，她走在香港街頭說國語，所有人都以為她是台灣人。「所以《好運大廈》在人藝演出時很轟動，排隊去買票的觀眾把賣票的亭子都擠塌了。」在內地連一篇介紹香港的文章都還沒有時，她的劇本成為了人們了解那個陌生城市的渠道。

第二部在人藝的作品，就是名劇《天下第一樓》。寫完那部劇，她就離開了北京，定居香港。開始了八年的影視劇本寫作生涯，並為徐克創作了著名的《新龍門客棧》和完成了收視好得驚人的台灣電視劇本《新白娘子傳奇》等作品。

當年的《天下第一樓》來港參加藝術節，徐克看了戲後連夜找到何冀平，想交給她一個構思——胡金銓寫過《龍門客棧》，但徐克想做一部新的。他對她說：「既然你能把一個飯館寫得這麼豐富，也就能寫好客棧。」1991年的徐克，在何冀平心目中，相當於香港的張藝謀，她不能推卻。「雖然那時我連金庸武俠小說都沒看過，但這是個機緣，不可以失去。」和導演談劇本時，她不太聽得懂廣東話，就用小錄音機錄下來，回去讓老公再解釋給他聽。

《新龍門客棧》中西北的場景，恰恰與她在西北農村的四年經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。大漠蒼涼的風格，反而讓徐克非常滿意。其後她又寫了自己第一個電視劇劇本《新白娘子傳奇》，「因為當時收視很好，所以要加長劇本，一天一集，我就每天寫完fax到片場給他們再拍。」

離開北京，是因為家庭而非事業。「若為事業我不肯來的，北京人藝是東南亞的戲劇殿堂，多少人打破腦袋想進去做編劇，所以當時猶豫了七年，才決定走，我老公已經來了七年，我們分居了七年我才終於下了決心。」

1997香港回歸那年，香港話劇團聘何冀平為駐團編劇，她為話劇團創作的第一個劇本《德齡與慈禧》，至今為止已重演六次。

《德齡與慈禧》：包容與希望的力量

影視和話劇比較而言，她一定對話劇感情更深。雖然和陳可辛、徐克等若干位著名導演合作過，但何冀平認為，還是話劇中更有編劇的位置。「在世界上也是這樣，歷史上留下來的編劇，大都是戲劇編劇，像易卜生、莫里哀、奧尼爾。因為戲劇一定要按照劇本走，可以有改動，但是整體來說，編劇是主體。」到了電影中則不然，導演肯定要用鏡頭重新寫一遍。

但寫影視對她寫戲劇也頗有幫助。她說：「如果我不來香港，一直在北京做話劇編劇，那麼後來的話劇劇本，不會有那麼多感覺。」第一版《德齡與慈禧》的小劇場版1998年在香港文化中心的小劇場演出時，沒有佈景，只有圓形的小舞台，由演員帶出環境效果，但許多人看完，覺得這部戲很有電影感。

《德齡與慈禧》中，其實包含了何冀平希望注入的深刻力量、她曾在場刊上寫過一句話：「我希望德齡如一股清風，吹進重門深鎖的紫禁城。」裡面有著濃濃的包容和代表了希望的新的力量，而她內心的這種希望，也一直流淌在這部戲當中，就正如她為該劇的京劇版本所寫的最後一段唱詞——無可奈何花落去，鳥落疏林日西沉，改制維新不可擋，大江東去水流痕——而當德齡走出重門深鎖的紫禁城時，一線曙光照過來，仍然很有電影感。

新作《甲子園》：人藝十八大獻禮劇目

《甲子園》的創作時間，在何冀平的創作生涯中，可謂非常緊迫。

由於包括人藝在內的北京所有藝術院團，今年都要向十八大獻禮，北京市當時給了人藝一個死任務：「必須出一台原創、現代、北京的現代戲。」雖然人藝兩年多前已開始籌劃，請來七位作家寫了七個不同劇本，但在藝

無論何冀平這個名字是否讓你覺得似曾相識，《新龍門客棧》、《天下第一樓》、《新白娘子傳奇》等響當當的劇名，都一定令你覺得如雷貫耳。但或許你並不知道，這位著名編劇的第一個舞台，是七十年代初期農村的打麥場。當時她用業餘時間寫劇本演給老鄉看，在那個生活貧乏、沒有廣播、看場電影如同過年一樣的特殊時代，她記憶猶新的是有一次她寫的自娛自樂小劇本演到一半，作為舞台的那塊打麥場前，用來照明的汽燈熄滅了。但村民們想看那部戲，於是每個人從家中拿出了逢年過節才捨得用的油燈，在打麥場上掛了整整一排……

日後，何冀平的劇本在無數個金碧輝煌的劇院中演出，但她始終難忘那一小塊平整土地上發黃的小燈。她說，那是她的戲劇最初照亮的舞台。

筆底戲夢半生情

術委員會（一些由人藝德高望重老藝術家組成的立案組織）那裡卻都通不過。

「所以去年11月底，我代表香港去北京參加文代會時碰到院長張和平，他就說你是不是可以參與，我說這就不是我的長項，因為常年生活在香港，你要我原創可能還沒問題，但寫現代北京，實在不擅長。」但既然身為人藝培養起來的作家，繼《天下第一樓》之後又已24年沒為人藝寫過新劇本，於情於理，何冀平明白自己不能推卻。

她答應了張和平的請求，並用20天寫了千字大綱交給人藝。

張和平看完的第一句話就是：「我很喜歡，你可不可以動手寫劇本？」這部戲預訂九月演出，六月必須要排練，整個流程意味着何冀平根本沒有時間。於是她暫停了手頭上的所有工作，用今年2月份的一個月時間完成了初稿。

「我從來沒有這麼快寫過話劇劇本，最快的也要八個月。」但這部戲秋天演出時，反響卻非常之好。

為甚麼多年身在香港，她卻還能看到內地社會缺乏甚麼東西？因為她寫的大主題就是「愛的回歸」。這個社會生活越來越富足，但是感情愈來愈淡泊，尤其內地，人心格外浮躁。「一打開電視，就看到家庭在打架、爭產、全是你爭我奪。」所以她想要寫這個主題。

一個老人院，其實是一個上百年的房子，房子很神秘，裡面住着幾個暮年老人，他們和這個房子各自有不同淵源。一個年輕女孩子作為房子的繼承人從海外歸來，原來打算賣掉房子，但隨著老人們的秘密一個一個被揭開，也使缺失愛的年輕人重新找回了愛的感覺，重新找回明媚的人生關愛。

人藝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老演員朱琳（90歲）、藍天野（86歲）、鄭榕（88歲）、朱旭、呂中、徐秀林六人都很樂意加入演出。於是陣容一下就不同了，幾個老人家加起來在舞台上有一百歲，「他們的演技爐火純青，非常準確、到位、自然流暢，用真實的演繹和超一流的演技，去把握這樣一個愛的回歸，非常恰當。」所以何冀平覺得，是冥冥中有天意令她能這樣快完成劇本，又能集合這些了不起的藝術家共同參與。對於人藝而言，《甲子園》完成了集合五代人的精彩創作，而對何冀平而言，則是完成了她對人藝的承諾。

人藝院長張和平說，《龍鬚溝》是人藝上一個六十年的起點，而《甲子園》則是人藝下一個六十年的起點。

何冀平認為，寫劇本最重要的是立意。「你的立意如果不好，再有技巧也沒用。另外就是要有真情。」《甲子園》裡有她自己對人生的很多理解、很多真情，再加上技巧，從而完整，並打動觀眾。演出時幾乎每場謝幕五次都關不了幕，大部分觀眾都是流著眼淚走出去。出演男一號的藍天野也說：「我很慶幸在我的暮年時，演了一個我非常投入的角色。」他每次演起來都在掉淚，因為劇本中有一段敘述歷史的部分，其中很多歷史，就彷彿是他自己的歷史。

劇本創作是人生的歸屬

對何冀平來說，劇本創作可以說是人生的最大歸屬。她說：「我這一生都和劇本有不可分割的關係，從我開始寫第一個劇本到現在，我的喜怒哀樂都和劇本密切相關，所以我的記憶是用劇本去記憶——我正在寫那個本子的時候發生了甚麼事情，正在寫這個的時候又發生了甚麼，編劇和人生早已不可分割。」

很多人當初看《天下第一樓》時沒見過她，都以為她是個五六十歲的老頭子，但其實那時候她才30歲。或許她的創作相對而言都比較男性化，架構比較寬廣，能從一個飯館的興衰寫出人生、天下等更高遠的情懷。

劇本是她在人生體驗基礎上，進一步的提煉和昇華，並且她永遠不會追求「只到故事為止」。故事一定有，但卻一定不能只有故事，她的戲劇中融匯更深的，其實是自己對人生的深刻追求。

■《德齡與慈禧》六度重演的各款海報

二十載京港兩地情

文：賈選凝

或許是觸景生情，在記者與何冀平的採訪過程中，碰觸到這樣的一個問題「離開北京二十年，對於她來說，北京和香港，哪一個才是心有所屬的家？」時，她的回答「兩個都是家，兩個城市對我同樣重要」突然帶給我一種莫名的感動。這是一位離開北京二十年投入香港的著名編劇的心聲，或許也是每一個同時深深愛著這兩座城市、擁有兩地生活經驗的人，內心割捨不下的情感。

《德齡與慈禧》登陸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時，是2008年，當時何冀平的話劇已經20年沒有在北京的舞台上上演過了。演出結束後的專家座談會上，這樣一句評價令她印象很深，當時，一位學者對何冀平說：「是香港和北京兩地的文化成就了你。」

「話講得很中肯。」對何冀平而言：「北京奠定了我文化的積澱，可以說是一座樓的根基，而香港讓這座樓一磚一瓦蓋起來，並且加以裝潢，這兩個城市對我來說缺一不可。」

當年她捨不得離開北京也不想來香港，但到了香港之後，人生和創作卻切實進入了另一階段。是香港鍛煉了她身為編劇的

十八般武藝，也給了她更多人生啟迪。告別八十年代末在北京的優越生活，從頭開始，用一支筆寫出今天的成就。「其實也讓我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定位。所以兩地文化對我來說都非常重要。」

如今，何冀平在北京住久了會想念香港，她已習慣了香港的生活方式，也非常喜歡香港的專業精神。「不論是香港話劇團，還是一些影視作品，我每一部劇本的製作都非常精良。」

從當年最初來港，她就從沒覺得這座城市是所謂的「文化沙漠」。在她看來，香港有香港的文化、根基和特色。「我希望香港不要失去自己的特色，也不要迎合俯就甚麼，要堅持自己。」就像身為作家一樣，如果何冀平來香港就失去了北京的特質，那麼她便不可能有今日的成就——她從未失去北京的根基，卻又增加了新的色彩。「那麼我想香港也應該這樣，只有獨立的有個性的地方文化，才能成就這塊土地。」

生活中的何冀平，每周只要人在香港，一定起碼要看兩部明珠台播的電影，「在這裡有個很大好處，就是可以看到各種不同類

型的電影，有些小眾，有些是歐洲的，只要是好的，我一定去看。」內地的影視作品時常講究「獻禮」、要求「激動人心」，但她認為，東西要先好看才行。「現在內地的文化水準也在提升，劇場文化到了一個新的階段，人們願意買票去感受劇場的氛圍。」她認為這更需要編劇提供給觀眾有思想的作品。「不能完全順着觀眾的口味走，這需要編劇的努力。」

任何劇場文化的根本都在編劇，而非明星的一時效應。「根本上如果立不住的藝術，不會長久。」但何冀平肯定了內地政府近年對「精品」作品出台的各種扶植措施，其中的具體和到位，值得香港借鏡。「香港一直以成為東方的紐約為方向，但做東方的紐約，硬件和軟件就一定要同步，光蓋西九是不行的，重視文化還要有具體措施，要留得住精英。」

二十載歲月，穿透京港兩座城市的生命體驗，賦予了這位藝術家對兩地同樣的敏銳與關注。或許正因為兩地都是家，所以她才希望見到內地與香港的文化環境，未來得到同樣精彩的提升。

